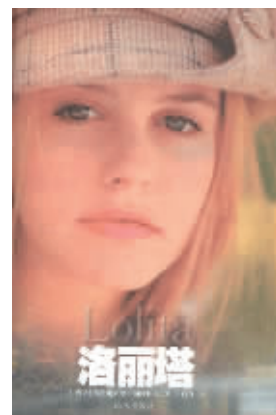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洛丽塔》 一枚投向美国的 “另类炸弹”

《洛丽塔》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,绝大部分篇幅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,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。作为一部举世公认的奇书,《洛丽塔》借用情色小说的外壳,成功地抵达了人类心灵深处核心地段,描画着人与世界相遇时的投入、冲突和失败,其中蕴涵的悲剧感,反映了一个严肃作家的良心。



□育邦

约翰·厄普代克说纳博科夫“以其丰富炫目的才智和令人欣喜的沉思冥想而独树一帜,这在美国文学中差不多是空前的”,我相信纳博科夫的文学在20世纪阔大的世界文学版图中也还是独自成峰,卓然而空前的。他是一位令人目眩的现代主义大师,一位高傲的移民,一个“没落的贵族”,同时也是一位国际顶尖的鳞翅目昆虫(蝴蝶与飞蛾)学家。
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生于1899年4月23日,这一天也是莎士比亚的生日。出生地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。他出生在一个真正的贵族之家,而不是众多名人哀叹着炫耀的追溯若干代的“贵胄之后”。他的祖父是两任沙皇的司法大臣,他的父亲是颇有勇气的自由主义者。纳博科夫是在俄国贵族宫廷中长大的最后一代。在这个家里,有三种语言可供使用:俄罗斯语、英语、法语,所以纳博科夫在孩提时就能讲这三种语言,他自称:“我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会阅读英文了。”

1919年,纳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,草草地了结中级教育,他们全家都成为流亡者,前往英国定居。在英国,纳博科夫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名学生,主修动物学。1922年,纳博科夫迁往柏林与家人同住,这一年父亲被俄罗斯君主制主义分子刺杀身亡。1937年,纳粹德国已不容其他族裔生存,纳博科夫和夫人薇拉只好移居巴黎。

1941年纳博科夫全家移居美国,纳博科夫先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、纽约博物馆工作。1948年,任康奈尔大学俄国与欧洲文学教授。

1949年始,纳博科夫试图写一本书,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隐忧:担心不能出版。写了二十多页的草稿即将被扔进垃圾堆,谢天谢地,这时伟大的“艺术保护人”、也就是纳博科夫的夫人薇拉及时出手,挽救了这一手稿——改变了《洛丽塔》夭折的命运。假如这份手稿也是有故事

主题的话,那么它延展了纳博科夫在小说《天赋》中的主题:一位成熟的男人,娶了一个单亲母亲,幻想能够占有她的女儿。他自忖:这部小说将是“一枚炸弹”,也许将会破坏他在美国千辛万苦努力打开的生活与写作的局面。直到1953年,这部小说才宣告结束。

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写作一部危险的作品,同时前景未卜,不能出版还是个疑问。纳博科夫先前的担忧应验了,《洛丽塔》完稿后,先后遭到四家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社的拒绝。1955年9月,历经挫败的《洛丽塔》终于在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以色情小丛书的一种被推出。1958年才正式在美国本土出版。

现在我们清楚这枚“炸弹”也只不过有着一个平常的外衣。结构上,小说包含“引子”和“正文”两部分。正文部分以第一人称叙述,即亨伯特的自述。13岁时,他狂热地爱上了12岁的小姑娘阿娜贝尔,然而命运无常,未等他们偷尝禁果,阿娜贝尔便死于伤寒。亨伯特在美国的叔叔去世,要求他去继承财产,于是他从欧洲来到美国。37岁的亨伯特邂逅12岁的少女洛丽塔。他欣喜若狂,仿佛看见死去的阿娜贝尔在眼前复活。为了接近洛丽塔,他成了洛丽塔家的房客,甚至娶了洛丽塔的母亲……

随着《洛丽塔》的广泛传播和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电影的上映,纳博科夫也遭受了各种谩骂和误解。把《洛丽塔》视为色情小说的读者们大失所望,一开始,他们以为这是一本淫秽之书。他们期待着性场景的升级和延续。然而,这些东西反而消失殆尽。想当然地把《洛丽塔》视为说教小说的读者也看走了眼。1956年,纳博科夫不得不亲自撰文,作一些自我说明,当然他不在乎,这不是澄清什么。他强调,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,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。他在文章《谈谈一部叫做〈洛丽塔〉的书》中指出:“我既不是说教小说的读者,也不是说教小说的作者。……《洛丽塔》毫无道德寓意。在我看来,一部虚构的作品得以存

在仅仅在于它向我们提供了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快感的东西。”纳博科夫关心的不是亨伯特的道德取向,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自主性。他说:“人类的复杂性可以被喻为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围绕自我跳舞。”

关于《洛丽塔》和纳博科夫的关系,我想他本人的认识最为睿智:“有名的是《洛丽塔》,不是我。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、再默默无闻的小说家,有着一个不知该怎么发音的名字。”当然这是他罕见的谦逊姿态。有人把亨伯特等同于纳博科夫。这完全是无厘头的臆测或者是不怀好意的栽赃。

一定要缘木求鱼地寻觅《洛丽塔》主题的话,我想它与另一部伟大的作品—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有着相同的主题,那就是时间。从直接的感官阅读来看,小说最起码展现了时间与记忆、虚构与现实及意识与存在等诸种关系。亨伯特是典型的“纳博科夫式”主人公,既是现实中的流亡者,也是精神上的流亡者,洛丽塔则是“时间的虚幻岛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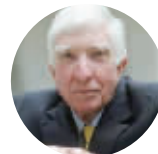
“洛丽塔,我生命之光,我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,我的灵魂。洛—丽—塔;舌尖向上,分三步,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。洛。丽。塔。”这段《洛丽塔》中经典的开场白经过时光的发酵,已然成为与卡夫卡《变形记》和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开篇一样璀璨夺目的文学结晶,传递出伟大杰作特有的气息和味道。

《洛丽塔》是如何炼成的呢?这部杰作绝非心血来潮的偶然之作。纳博科夫坦言,《洛丽塔》是他特别钟爱的作品,“这是我最艰难的一部作品——主题是那么遥远,远离我自己的情感生活;在用我的混合才能把它写得真实的过程中,我感到特别快乐。”这神奇的混合才能即是: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。在他的笔下,一切都是具体而微笑地呈现,具体到直接呈现于他和我们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和触觉之中,他用意象思维,而非语言思维。对于纳博科夫而言,小说中的一切都来源于创造,所有描述都要求完美。
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1899-1977

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,出生于圣彼得堡,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,纳博科夫随全家于1919年流亡德国。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,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。1941年,纳博科夫移居美国,在威尔斯理、斯坦福、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,以小说家、诗人、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,著有《庶出的标志》《洛丽塔》《普宁》和《微暗的火》等长篇小说。1955年,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《洛丽塔》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并引发争议。

作家简介



厄普代克

纳博科夫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冒险精神和炫耀精神,帮助恢复了它天生的幻想气质,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财富和国际声誉。



王朔

我喜欢《洛丽塔》,那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,全是自己的东西,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。



苏童

作为一个学习写作的文学信徒,我所敬畏的是纳博科夫出神入化的语言才能。准确、细致的细节描绘,复杂热烈的情感流动,通篇的感觉始终是灼热而迷人,从未有断裂游离之感。

洛—丽—塔:舌尖向上,分三步,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。洛。丽。塔。
洛丽塔,我生命之光,我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,我的灵魂。

——纳博科夫《洛丽塔》